引言

对我来说，在二十一班和四班的那段经历完全是痛苦的，不管是因为现在还是因为过去，我不想勉强或者为难自己去给它渲染一点美好  
所以我修了《张副主任世家》，不是为了所谓纪念，而是为了记住，防止未来某天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会让我忘记，关于这个人有两件事情，我是要记到多年以后复仇回去的那一刻的。  
往昔萦绕身旁 明日渺远不及 编织重构现世

副主任世家序  
夫无能而假裙带以得其势者，多败于自衿傲物，使其之不得其位弥彰，终致仓皇流落。原张副主任成败之故事，或可知之矣。  
正文  
 张公讳慧，先创培部副主任也，尝执掌高二权柄久矣，众故称之“执掌慧子”。  
慧公尝求学于洪中，及其填报志愿之时，有苏大、扬大为之选。苏州大学，地处吴越之乡，人和库实，新兴裕裕；扬州大学，位居广陵故郡，民风淳正，人文郁郁。慧公念生活成本，适扬大。越明年，苏大得授“贰幺幺”头衔，而扬大相形见绌，徒以博士点见称。后公受遣于南师大修教育学，以今观之，其本硕所学几何信得疑矣。  
 育彬元年八月，慧公任高一，教十六班。当是时也，慧公独享贰零叁办公室，此其日后专横之端可见矣。军训，听讲座，时嘉宇公八班人，乙轩公十四班人，与俊迪公会，窃窃私语于十四班行伍之中。俊迪公，廿二班人也，而其班主任沈主任讳群。慧近而谓俊迪曰：“猪猡竖子！吾观汝非此班人也。”三子置若罔闻，窃语依然。后慧近而告之再：“三犯，告与汝沈主任！”  
慧公以暴戾无常称，所罚无度且无礼，一切决于己，情绪所发而后动。钟公鸣魁，尝受命于慧以理空调。慧公止准开后方而禁前，不然，问责于钟鸣魁。一日，大暑，有生热难耐，开前空调，慧公忿恚，示录像于班会，责斥鸣魁，使作检讨书。慧公问鸣魁：“何时可交？”对曰：“晚自习。”不满，曰：“过晚，难见诚意。”曰：“晚饭前。”慧犹不满，鸣魁无奈：“下节课间。”仍不满，乃曰：“本节课间。”慧若无厌，面有愠色，眦目视鸣魁，见其无厌，怒曰：“速去，顷刻成！无有所耽！”钟鸣魁遂外出草检讨。  
 后分班，钟鸣魁幸而归于李将军麾下，苦也彼许嘉乐仍受教于慧。

迨高一分班，慧公任廿一班班主任，擢年级副主任，时育彬元年冬十二月。时有立刻奥赛班三，李将军宁任二十班，张副主任任二十一班，孟公庆川十九班，而其中以庆川公为盛。

白乐天诗云：“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未篡时。向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。”识玉三年，辨材七年，此言得之，慧公当初，亦示人以善睦，尤可为常人相齿。嘉宇公谬以其善，尝于社团课前告假，欲与乙轩俊迪诸公打篮球，然为慧所怒斥：“打球？归家打可否？安见彼社团课则非课也欤？！速归去！吾班宁舍汝朽木之材！”嘉宇公惧，亡去，狼狈如失壳之甲鱼，寻至厕，向坑啜泣。

方慧公未得全识班人时，壮壮请假，慧嗔怪：“何不寻汝班主任？”笑人也。

慧公既为年级副主任，则五层二十八班之事皆多有染指，以至于怨诽之多，非特二十一班学生如此。汪子浩，昔十七班人也，于慧公班即所治学。慧公夜巡，见汪子浩积累素材，夺其书，以为其不务正业，阅杂书于晚自习。汪起，自辩：“此吾班老师所令摘抄！”慧闻，不悦，阴阳怪气：“呜呼！若无令君指点，吾或将不知耳！”遂掷书，去。育彬二年春，兴化联考。或控十九班先班长故人索锐向几多作弊，慧台虑因是试谋之，适索锐见逐于庆川公。试始，慧入，语索锐：“示我手机，毋有所愆。”索锐无奈，出，得手机于包中。

慧公所言，大抵发于己之喜怒哀乐。喜则不论是非，悉是之；怒则不问曲首，悉曲之；哀则不顾可否，悉否之，不念所谓理智公正云云。每有不顺慧心之事，纵徒为其家内私事，亦有所怒将迁于一班人，岂不足羞哉？！为人师长，因一己私情辄弃亨利贞元如土石瓦砾，视纲常道德如魑魅魍魉。

盖慧公常由己之好恶而发议论。姜公瑜旋，其姊尝赍以所需之物，并附奶茶。慧见瑜旋饮奶茶，心思邪曲，言于班会课：“吾班有女竟见赂于人而徒以奶茶一杯（翻译：我们班有的女生竟然一杯奶茶就被人家收买了），羞矣！”若是学生亡罪，行为不爽而见辱于众目之下者，不下十人也。

旭媛公多病，常请假，慧公常因其不在而责其以体弱于众，后芊羽、瑜旋常告病，亦如是。

慧公任二十一班时，有忠犬二条，有班长猱国公李成，纪委孙思成，走狗二成之外，又有走猴一条，猴国公朱浩宇也。此三子者，皆罔顾人之常理，所作为悉听慧所发号令，若兀兀无脑之愚犬。民既不满久矣，而慧欲寻一副语代以分浩宇之忧。

时马国公魏晨未去食堂，适靖翔持一粽至，晨见，欲夺不得，因以巧言欲赚之，曰：“汝此时腹空，不宜进食。”不意慧立后门，得闻此言，乃以晨为材，命相浩宇。晨既为此位，常掣潜手之禽兽行径，期以复向时走猴之过矣。

晨公常罹肠胃之忧，腹泻之苦。一日，晨欲如厕而辞跑操，寻慧不见，告假于体委嘉豪，嘉宇公见，复效之。慧闻之，大怒，谓体委之命无用而必告慧然后可。晨及嘉宇公大怒，以慧无理，然终无可奈何。

慧身短,仅五尺二寸约莫,而口腹无所制,以至于体重。肢粗肥,腰几不可见,脸黄皱,多脂肪粒。晨公善嗅而厌其气,常苦于此。慧好饮咖啡。一日,携杯到班,其杯内冰块丁零作响,慧摇以示人而语众人曰:“吾有冰块!”

慧目光短浅，见识区区而不能明辨，好拾人牙慧于小红书，况其狭隘固执，所阅之帖大抵相类，于两性之事特为尤甚，故常宣扬其自是女权于众，众多鄙夷。慧常以女性当自立自强，毋借势于夫为善，然于其身也，则假夫之权势始得至高位，御求索楼。古人云：“数典忘祖。”其此之谓乎！

品行谈吐之外，其学识之鄙薄，亦出人所料。授课如课件之奴，平白如水，无周静之博学，亦无李将军之豪迈，字字拘谨，恐有所差池，使其学识毕见。尝有二实习教师听课于班后，慧见，急趋告之：“此水课也，何足听之？”二人曰：“适从君学何以为水课。”

时班上有汤培训，与廿九班谢氏相爱，常会于一楼盥池，其上临廿三班过道，班人常于此观往来。一日，慧过廿三班，见众人集阑干旁，问何观，某人对曰：“观汝班人！“慧俯视，见培训及谢氏洽谈于盥池旁，因录以手机。是日晚，召培训携纸笔至二零三年，审问白日之事。后培训归，告其同桌魏晨：”尔其戒谢氏毋候我与归，径离校。慧与李健俱欲得我二人！”晨从之。

育彬二年春，清明至雪枫墓园。慧没收培训手机，后其父索回。归途，慧见潘泊铭之手表，欲收。潘自辩道：“此无卡也，乃一老年机。”慧反诘：“有虚拟卡乎？虚拟卡则非卡也欤？”未几，慧复曰：“安见老年机则非机也欤？”潘泊铭自意难与之争，舍之。

洎育彬二年夏，戚雪敏任廿一班数学。戚公尝私语人曰：“慧公专断，班中大小事难与通，其心固不可彻。”其后致志教学而无心争权夺利者，亦多有所怨。

嘉宇公尝得奶茶饮于班，慧见而讥之：“此汝友所贻？噫嘘唏！真交二三友也！”时芊羽公闻之，语慧曰：“吾亦有二三好友，则君有友乎？”慧竟语塞，无言以对：“吾当有之！”慧因而嫉芊羽，以“女战士”相称。后慧亦多以此称之，芊羽不悦，自言于慧以明其恶此名也。

盖慧之天能，在于无德无知，及其于理班和众之无能也已。时盛行之说，批慧驳成，慧虽知而不能改，欲以一成为其有道之基，而止以蛮力粗暴服民，固难信服于人也

育彬二年秋，十月，兴求索楼之众以徙毓秀楼。慧得迁创培副主任，权倾铁牛面前。廿一班改号创培四班。

时慧之子陈致臻升高一，亦列创培。

自慧公得创培之势，其气益盛，常巡游于课间，观邻班。时谣鸡公潘郑谣，士狗公魏浩轩及乙轩公三人为同桌，谣鸡公戏土狗之表于物理课上，慧过，见而收。后谣鸡公名列榜眼，始还/

殆二六届孱弱久，诸主任欲变此，然慧公则不量积弊之多，思政革以复向时所误。此慧大过。慧无能，因网罗所谓“学习方法”于四处，以授之学委，使民从之。今日查笔记、错题，明日述经验指导，民疲弊而独慧、成主奴二人欣。有如此苛政扰民之势，则四班学生若力竭耕牛，笞则行，不笞弗行。四班之衰颓，可知矣。

慧喜怒之无常，若出于此，然则慧扰民弥烦，四班之势弥颓，此所谓恶性循环也。喜怒无常，民多不屑。嘉宇公及单鸡公尝为同桌，使默《谏大章十思疏》。未几，二人未得完篇，慧已耐烦不能，怒骂：“或归家！或熟背！速出吾班！”

单鸡故告恋爱，后见弃，时走狗孙思成以状语慧。慧夜召单鸡背书，因询此事：“吾闻汝尝有所爱，今已为故人，想汝为人舔狗乎？”单鸡以实情相对，慧既知其为人所弃，大怒：“然则汝为舔狗也，吾班不容舔狗！速离创培，勿复留。”

先是居一号楼时，有光荣榜立于天井。慧语众人曰：“吾班竟有舔狗！”众疑，慧语众人：”今过光荣榜，见一人指吾班人曰：‘此人尝求某某！’真无颜面示人！”

盖慧公亲历不幸婚姻，故视天下眷属皆鄙夷，常以猫狗发情譬喻青春男女相好之事。由是观之，悲夫其子，徒为其父母性欲冲动而不能遏所致之物，是以其实为禽兽本能之产物。慧以己度人，强加己之苦难诸人，而欲天下人同受其所言之苦，不然，谓其曰无耻无仁，离经畔道。上大夫空乙己所谓心胸狭隘，大抵如此。

则慧狭隘如此，常忧颠覆阴谋，常常旁敲侧击，生事扰人。选评“五好”之时，特以腔调曰：“铭益兄，毋忘与我一筹。”然班中无人有染指此空头虚名之意，迫遽如此，实为虚心遑遑所托之乌有，马国公魏晨居班后，常匿于一隅，每每窥视，有伏枥刺探之意，隐约若欲行钟士季故事。慧因谓于众人：“魏晨，猥琐之人也！”

黄司令绍升，以卡点到班，疾驰归欤见称。一日，黄公欲行，会慧入，见其归家心切，揪耳欲责之，然见其面目耳赤，隐隐有关公之姿，慧遂惧，不敢出一言。后慧于班会提及此事，直言是时之心虚，惮黄公神威以至于此。

慧公既为创陪副主任，然高二女班主任时仅其一人入创堵。三班庆川公每过其门，辄以“小美女”称之。二公私交如此，其班内人亦多有相通。然慧常禁班人为传言，每闻如“二班人语...”样句，辄怒，若闻弑亲大仇之名。则其独断闭塞蓬心，于此毕见矣。

时人闻慧公名，多谬其以才干蒙拔擢，故皆欲从其为指导，而实习老师不绝于慧之门庭。尝有实习老师，首日谒慧，携奶茶为贽，后数日如此。及至四日，慧虑其实习之期，问曰：“明日来否？“顾得问曰：”公仍欲饮奶茶乎？“

育彬二年十月，运动会。时慧公外出，付筹策之事与宣委王朝阳及班长李成。一夜，议经费及入场之事于夕诵，众议汹汹然。然体委嘉豪寡断，难排众议，打乱。是晚，众见李成之无能于理事服众，陈芊羽遂自举以替李成。当时是也，班内不满成久矣，无异议。铭益公尝以改任之事议与马国公魏晨，然马国公怯懦保守，惮慧成主奴二人既成之势，恐其难撼，故不敢有所大行。后马国公每论及此时，未尝不痛恨向时自恃中立而未能有所协力。

旦日，慧归，得李成辞呈，初不解，后勃然大怒，召众议此事。初，慧以谓众怨之汹然必出于吝啬，然芊羽公驳斥，严辞曰：”胡惜此钱？！吾等忿然，悉出于成之不作为，若不关乎其身也已。”此言得之，马国公尝算费用，述其资得当于成，然成则以“不恤经济”为复。然朱景和则欲以自家之艰难晓慧，诉其母之辛劳，期以动众。慧则曰：”论家境何人过李成？其父车祸，全家仰母以养，犹未有所怨。”此言亦得之，马国公常见成之监护载其归家，屡闯红灯。

翌日，慧召三人，除陈芊羽为班长，朱景和佐之。慧复以护李成免遭凌辱为由，迁为学委。然自是慧观芊羽多有不顺，几欲罢免。此心久，几成心病，常以为班中有结党以谋李成，而将至于己身者。

自李成迁为学委，其扰民益烦，而四班积弊弥繁矣。

育彬二年十一月，评双优。慧公责纪委孙狗出一名单以具陈众人之过。为献媚于主，此忠犬无所不用其极。列诸罪行，竟有于车棚用饔之类，意欲以挠阻旁人竞选，而自矜敬职也。马国公魏晨未有所动，然孙思成则谓晨曰：”吾未有言汝不是于表，期君必得之。”晨愈不屑于此。后慧见晨，问其何为而不参选，晨以不愿属草稿答复，慧讥曰：“恐前尝毁谤吾名誉，不敢使见告于人而为之！”晨闻之，笑而语慧曰：“苟我未有此为，纵千口同言，彼复为之奈何？”慧不语，哂之而去。

孙思成之状，有张俊康、杨鑫丽恋爱之事。慧以此夜召二人，使陈词以述实情。然杨鑫丽少经世事，悉以状语慧。且夜自习，后排人得闻泣声，惨戚其音，使众闻者无不悲悯，怜亓境遇。二人后俱遣归家一周。

后杨鑫丽尝告假，归时携奶茶与张俊廉。慧见其置奶茶桌上，使弃，后又自翻垃圾桶，得奶茶杯，观其杯身订单，见为杨鑫丽所购。遂召二人，怒斥，而责令杨鑫丽归家反省。时沈子健王译德诸公闻之莫不忿然，以为其欺人太甚。

十一月，周测，提各班前十五至会议室，各陈已见于班务，悉匿名，未属姓名及班级。理应径达于校长育彬，然慧作梗其中，审所汇文字。周日，初到之时，班内小有嘈杂，慧问芊羽：“班内有乱，何不治？”某羽不解，径答：“吾以为此可不治也。”慧似得意，怒斥：“然则班内一切事当以不治贷之，要汝何用！”遂召芊羽至办公室，示向时一表。上书：“若班主任无能为事，理应请辞。”方慧怒目而视，若羽大惑，此固非其所撰，而今得迂怒于己身。后虽自辩以理，终不能明察于慧。盖慧固无理之人，以明达事理而愈难晓之，芊羽因携母谢慧，委屈求全，实为无奈之举。

方慧召芊羽之时，先刺以其家中之事，实为禽兽，罔为人师！

慧居一号楼时，尝有女生有过，见其家长，告曰：“朽木不可雕，可使寻一处好人家。”

既为此，回观所书草稿，中心摇摇，如醉如噎，不忍卒篇，至此草创未就而止，望诸公海涵。

好脆顿首

Ho.O.Biscuits

致谢

共同把遗忘协定就此潦草般签下

抛售赦免勾兑起和解佳话

深埋于土地之下累累骸骨静陈时空里 也风化

铜锈攀上雕像却 难锈蚀人心疮疤

苦痛被谁弯曲成赞美的塔

凌乱坟冢在风中沉默招揽着三两只 黑乌鸦

而你说这是称量着美德的砝码